中东盟友不多了,特朗普只能挺沙特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沙特籍记者卡舒吉遇害案至今已超过50天,随着当事方土耳其剥洋葱式地披露案情细节,沙特政府尤其是沙特王储小萨勒曼的处境越发不利。

《华盛顿邮报》16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中情局(CIA)综合各种证据得出结论,是沙特王储小萨勒曼下令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杀害了卡舒吉。

然而,就在这个当口,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发表声明,力挺沙特王储小萨勒曼。特朗普说:“不管怎样,我们与沙特的关系不会变。美国将和沙特保持坚定的伙伴关系以保障美国、以色列和其他伙伴在该地区的利益。”特朗普的表态延续了其一贯的“美国优先”原则。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中东战略基调只有一个——遏制伊朗。而且,他选择发挥以色列、沙特等地区主要盟友的能动性,试图构建一个美国搭台、地区盟国唱戏的“阿拉伯版北约”。

但时移世易,中东北非地区动荡、叙利亚危机持续发酵、伊核协议的达成,在短短数年内彻底改变了中东地区格局。昔日埃及、伊拉克、土耳其等主要盟友,如今已与美国若即若离,难以再成为特朗普中东战略的有效支点。

埃及政治强人穆巴拉克倒台,美国作为盟友暂停援助隔岸观火,当同样出身军人的塞西当权后,埃及便寻求加强与俄罗斯等其他大国的关系,平衡美国的影响。况且,现在埃及在中东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自从美国推翻逊尼派萨达姆政权,扶植什叶派政治势力主导伊拉克政治后,美国的控制力就不断弱化,而两伊之间的关系日益加强。前不久,就在美国重启对伊朗能源和金融等领域制裁后,伊拉克新总统萨利赫到访伊朗,两伊决定在边境地区建立自贸区。

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理论上仍与美国是盟友关系,但现实中的土美关系却恰恰相反,埃尔多安政府非但不支持美国制裁伊朗,还不断强化与俄罗斯在政治、能源领域的关系,以及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

如此一来,能够成为美国遏制伊朗地区抓手的国家屈指可数,除了以色列和沙特之外,就剩下一众海湾小国了。就这样,其中的卡塔尔还因与伊朗走近等因素,与沙特等其他海湾兄弟闹起了断交危机。显然,特朗普不能再因卡舒吉案而与沙特闹翻,否则遏制伊朗将成为瘸腿战略。所以,特朗普才在20日力挺沙特的声明中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需要沙特、以色列等盟友一道维护在该地区的利益。

同时,特朗普力挺沙特王储小萨勒曼,也是在借助美国对沙特巨大的影响力,稳定沙特王室内部暗流汹涌的王位之争。卡舒吉案发生后,不断传出有关沙特考虑更换王储的传闻,实际上掌权的小萨勒曼这两年在沙特大力推行经济社会改革、反腐和对外用兵,试图借此打压异己巩固自身权力,引发了沙特王室和宗教势力的反对。

近两年来,通过巴以问题、遏制伊朗、国际油价以及美沙双边政治经贸合作,特朗普发现小萨勒曼是一个务实可靠的合作伙伴,后者在沙特掌权能够保障美国的中东战略顺利推进,沙特近期主动增产原油导致国际油价加速下跌,也呼应了特朗普一直以来嚷嚷着油价过高的论调。因此,在卡舒吉案上力挺沙特王储,等于维护沙特政府和王室的稳定,这最符合美国的地区利益。

在这一基础上,沙特对美巨额投资才是特朗普的另一个关注点。特朗普声称沙特1100亿美元的军购能给美国带来40万到400万个就业岗位,但实际上,近两年来美沙两国达成的军售意向总额刚超过200亿美元,就算全部落实,也仅能给美国创造4万个工作机会。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特朗普不会不知道美沙经贸和军售合作的实际情况,但他仍然强调这是“好大一笔钱”,无疑是想给自己的经济成绩单加分,彰显自己兑现增加就业岗位的承诺,稳固白人蓝领工人阶层的选票。

目前,就卡舒吉案本身,特朗普面临着CIA等机构调查结果的压力,以及来自国会民主党人和部分共和党人的压力。美国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鲍勃·科克就说:“我这辈子也没想到有一天白宫会成为沙特王储的兼职公关公司。”但从特朗普力挺沙特声明的调门来看,这些压力似乎不会对其构成多大影响。

感恩节背后,白人与印第安人如何相爱相杀

本报记者 王昱

这几天,美国人民正在欢度他们独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法定节日——感恩节。从总统赦免火鸡,到“黑色星期五”大抢购,美国人在这个节日里玩得不亦乐乎。不过,这个节日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污点”:北美白人殖民者最早创立这个节日的初衷,是为了与帮助过他们的印第安人搞联欢,可后来在北美大陆上站稳脚跟后,殖民者却又对印第安人举起了屠刀,进行疯狂杀戮。

其实,当白人移民最初踏上北美大陆时,他们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并不像后来那般水火不容,甚至还是互惠互利的。那么,这种融洽的关系,后来是如何破裂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感恩节的细节中。在白人刚刚登陆北美时,与他们接触、给他们帮助的印第安人是一批农民,对怎样种玉米特别精通,因此才能把这些技术教给白人移民。但是,等后来真正与白人移民开打时,印第安人却成了一批牧民,成了世界上最好的骑手。据与他们战斗的殖民者们记载,印第安人骑着马呼啸驰骋,利则战、不利则走,跟中国历史上曾与中原王朝长期对抗的草原民族颇为相似。

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说来有趣,恰好是印第安人与白人接触带来的。美洲大陆上原本没有马,印第安人的马以及最早的骑乘技术,就是在与白人移民互惠互利的那段日子里换来的。马的到来给印第安人生活带来的巨变,丝毫不亚于白人学会种玉米——由于学会了骑马,又背靠着广袤的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逐渐放弃耕种,从农耕民族“退化”为游牧民族。

当然,你可别觉得印第安人傻,这种“退化”从短期看是有好处的,当时的白人就记载,在短短一百年内,他们接触的印第安人居然显著地长高了,原因其实就是游牧化的印第安部落可以通过狩猎北美野牛等大型动物,获取更多蛋白质,天天吃肉,当然身体倍儿棒。

然而,游牧不只是一种生产方式,还必须有与其配套的制度模式。与农耕不同,游牧需要大量土地,各部落之间草场怎么划分,游牧路线发生冲突咋办,部落联盟怎么团结,等等,这些问题的处理可都是相当高端的技术活。在亚欧大陆上,无数草原民族经历了数千年演化、博弈,用无数战争、鲜血才最终形成了比较靠谱的制度,印第安人在不到一百年中猛然发生如此巨变,当然适应不过来。

此外,印第安人游牧了,新来的白人却要种地。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天然矛盾,咱中国人体会是最深的。所以在整个16至17世纪,印第安各部落的互斗以及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都随着印第安人的游牧化而暴增。一些印第安部落为了获得更好的武器,加强了与白人的联系。而白人殖民者看到有机可乘,也乐于拿这些部落当枪使,挑逗他们互斗,或者借印第安人之手干掉别国移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是印第安人中的易洛魁联盟,在16至17世纪,他们先联合荷兰打其他土著,又联合荷兰打法国,再联合法国打英国、联合英国打美国,盟友和敌人不停地换。当然,对于游牧部落来说,这种时战时和是他们的生存需求,但对于生活在他们旁边的定居农民来说,有这样一帮邻居则无异于灾难。在美国立国后,对易洛魁等部落一直采取敌视政策,这里面当然有美国的扩张欲望在作祟,但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自古难以融合的特点,也加速了二者矛盾的激化。

是的,这其实才是白人移民与印第安土著反目成仇的真相——随着生产方式改变而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最终酿成了两大文明间的激斗。

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和人种大交流,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明交流,其中的故事,远比我们这些旁观者臆想的复杂得多。对于感恩节背后的故事,我们与其沉浸在廉价的道德优越感中指责白人的“背信弃义”,不如认真探查一下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印第安人因马而中兴又衰落的故事中,藏着可供后世吸取的教训。